

《玄武地》

牛合群

故鄉是我的世界史—題記

我的家鄉楊田，偏居鄂西北棗陽小城的西北角，遠離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，像一幅木板年畫，多紅衫綠褲，眼睛戀念，充滿幻象。小小的村子前，有一條蜿蜒的小河，自東北往西南小跑，最後注入唐白河，這與棗陽的母親河——沙河流向一致。但在棗陽地圖上找不到它的名字，在棗陽縣誌上找不到它的位置。

當地人因它在小村的南邊而送它南河大號。南河西北灣，有一塊稍高的崗地叫孔墳，聽起來有些森人，與楊田村稱謂風馬牛不相及，更玄乎的是，村子裡迄今沒有一家姓孔的。據說是很久以前，有一個風水大師，從很遠的東北一路追趕地氣，追了七七四十九天，來到了這裡，他手中的羅盤不再轉動，安靜如南河的溪水，從風水大師的手中莫名下落。那人手搭涼棚，響如洪鐘：就買此地！

買它幹啥子？做孔家的陰宅。

這可能是中國最早的的飛地。我的祖先因那白花花銀子，因那聖人的名頭，沒有一個站出來反對。也因那塊地，先人在不遠處，選擇了自己的歸屬地：楊田墳。

那又大又圓的墓地，是圓滿和宿命；是終點，也是起點。

聽聞，承包墳地的文成一家，有一年開挖果樹槽，還沒有挖到五十公分，就露出了許多寶貝，秦磚漢瓦不算稀奇。他母親也因此常常頭疼，父親也早早地撒手人寰……他家人再也不敢挖槽了，連夜回墳，種上了小麥、玉米、紅薯和棉花，掩蓋了那段歷

史，從此文成家一路走好，蓋起了小洋樓是明顯標誌之一。高大的門樓不貼福字，秦叔寶和尉遲恭全身披掛，威風凜凜。寬敞的院內種滿了桃樹，桃樹可以避邪。

與墳地最近的三組、四組、五組，百十戶人家，最近二三十年考出去的大學生、中專生不下四十人；當然，我也忝列其中。

不遠處，還走出了放牛娃聶海勝，寒門學子兩次駕駛神舟飛船，問鼎蒼穹。

枕著悠悠的水聲入眠，萬里河山都在流水中湧來、湧去。

一年又一年，整個綠色覆蓋了崗地，好讓冬天一直遠下去。茅草、水草、蘆葦、貓眼草、狗尾巴草、野燕麥、三葉草、車前草、過路黃、掃帚菜、野艾蒿、續斷菊、小根蒜……你靠著我，我連著你，守護著南河、莊稼地、小村莊。好像那是前世的故鄉，在小路上行走，不和草打一聲招呼是不行的，牽住腳步的，多半是那些伸展快樂的花草。風中走著並肩的向日葵和玉米，即使沮喪，它們也把頭舉向太陽，紫色的小野花、苜蓿草和白色的蒲公英、野百合，各獻絕技，翩翩起舞，一看那絕響的身段，將鳥鳴帶到了一個新境界……這裡，仿佛一個野生植物園。

草的喻體上，塵埃都是人間的煩惱，一滴露珠，就是大慈大悲的觀音菩薩。沒有人能夠看見，一株茅草下，雄渾的崗地是怎樣沿著傍晚向西傾斜，村莊是怎樣衰老，一顆石子又是怎樣上岸變成了小羊的。

草叢中，隱藏著無數歡實的小動物，它們各自忙忙碌碌，築巢，覓食，相愛，教子，還要時時提防敵人的偷襲。在水草上談情說愛的蚊蟲，成了青蛙和蟾蜍的美食；剛剛飽食、開始歌唱的

青蛙，一會兒成了青蛇的晚餐；有時外出撒歡的夜貓，喜歡扮演黃鼠狼的角色，跳起來捕捉田鼠，它的彈跳能力比我強百倍；被斬斷了蚯蚓，頭與尾巴分離，還頑強地活在各自不同的世界裡；挑燈的螢火蟲，飛到東飛到西，成了夏夜最美的童話；蟋蟀的腳步，讓八月聽到了秋聲；小魚小蝦，撥動水草和月色，悠閒地吐著水泡，嫋嫋婷婷，清潔了流水和心情。原來，它們和我一樣，癡迷人間。

莊稼與野草各行其是。它們像莊稼人豢養的牛馬和豬羊，在年輪裡穿行，不知疲倦，只因沾染了太多的人間煙火，它們和南河一樣，有了靈氣。野草與莊稼可以同時婚配，同時生育，同時走進村莊。莊稼人從不擔心哪一年地裡長不出莊稼，哪一時走丟了野草。它們之間的戰爭就像村莊之間的戰爭、小孩之間的戰爭一樣，最終是握手言和，低頭不見抬頭見，大家都是自然界的生靈和鄰居。若把莊稼打敗，莊稼人就活不下去了；若把野草打敗，那些莊稼人的家畜就得去當土匪。

愛講古精（古代故事精華）的立田老舅，總愛在月上柳梢頭時，講述聊齋，他說那馳騁在草叢中的黃鼠狼，上通仙界，下連地府，千萬殺不得。村裡的後生偏偏不聽他的，掐滅煙頭，拍拍屁股，在深夜，下好籠子，專門誘捕黃鼠狼。為了獲得一張整皮子，拿到街上買大價錢，他們不是用磚頭把黃鼠狼砸死，而是用水溺，用土活埋……聽到黃鼠狼的一聲聲慘叫，就仿佛看到了手中的鈔票在唱歌。尤其是霜降以後的黃鼠狼皮子，摸起來更是滑溜飽滿，就像摸少女的奶子一樣，讓南河的爺們一聲聲高叫，一夜夜不歸。不出多久，黃鼠狼在南河就絕跡了。

1978年那年夏天發大水，是我一生中見到過的最大洪水，村裡沒有一戶不受淹的。漂浮在水面的悲劇，讓人不敢哭出聲來。

全村上樹，全村嚎叫，全村饑餓。那一年，我家率先沒有了糧食，我是第一個被別人領走的孩子。

要發大水的消息也是村頭那只烏鴉講的。它連續叫了三天三夜，也沒有人聽，都抄出鐵鍬、彈弓追趕它，說它是喪門星。追趕被暮色吞噬的寓言。追趕一朵火燒雲去了讓石頭開花的七月。

第三天也真就發大水了。

三尺頭上有神靈。烏鴉能夠預知未來，看得出誰是好人誰是壞人。村裡人沒有喜歡它的，我想，他們都幹過壞事，都不願見烏鴉，所以才編出故事，說烏鴉是不吉利的陰謀家。他們喜歡喜鵲，喜鵲天天為他們唱歌，平安的歌。

後來才知道，老鼠的天敵黃鼠狼沒有了，老鼠就為所欲為，把上游的楊田大壩“啃”倒，那是遲早的事情。

當然，我是最大的受害者。

水意蔥蘢了南河。

南河最有故事的河段是南河灣，大人們稱之為黑龍潭。

大躍進時，生產隊組織群眾演員自編自演，唱到：“南河灣，金銀灣，給我萬畝良田都不換；騎白馬，騎大龍，南河灣是人間的神仙灣……”“騎白馬”，就是騎真的白馬和“洋馬（自行車）”，指過上了幸福生活；“騎大龍”就是征服了黑龍潭。黑龍潭真的被征服了嗎？我至今找不到答案。

據立田老舅說，我們這個村子位於鄂北長嶺夾著的道道溝凹之間，有龍脈之象，而那不盡的溝凹圍著的黑龍潭和蘆葦蕩，則是龍的眼睛和羽翼，尤其是上游那棵古拙別致的倒掛松下面的橢圓水洞，則是黑龍潭的命門。他還拿出古書說，女媧造人時，

天地分化孕育了南河。當年王莽攆劉秀追至黑龍潭，突興風浪，洪水漫過倒掛松，把那些官兵捲入河底，喂了魚鱉。水下還有龍洞，鄰村放牛娃劉秀曾小藏裡面七七四十九天，羽化成仙，才引來了白水飛龍、光武中興的後漢演義。那洞，口小腹闊，不但有臥龍吐珠，而且有毒蛇猛獸把守，進去的人永遠出不來。就是在“東風吹、紅旗飄”的年代，那些英勇的紅衛兵小將們也望水卻步。

我清楚地記得，姥姥在世的時候談論最多的是那一場可怕的戰爭。她唯一的一條棉襖在掙脫日本鬼子魔爪的時候弄丟了。她拼命地蛇形奔跑，鑽進蘆葦蕩，耳邊是嗖嗖的槍聲……為此，她受到了姥爺多年的數落，說她是一個敗家婆娘，不該弄丟那全家最值錢的物件。我唯一的舅舅被連天的炮火血光嚇傻了，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走進黑龍潭就再也沒有回來。我的三爺被小鬼子用刺刀挑破了肚皮，白花花的腸子掛在蘆葦上……後來我從縣誌上得知，那是歷史上有名的三次隨棗會戰，其中第二次隨棗戰役始於 1940 年 5 月 1 日，日軍集中 3 個師團和一個旅團共 10 萬兵力，在華中派遣軍第三飛行團的空中配合下，北自信陽，南從京山，中由應（山）隨（縣）邊界，兵分 3 路向我的家鄉發起全面進攻。國民黨五戰區主力 84 軍 173 師就站紮在我的家鄉楊壩，與日軍激戰三晝夜，師長鐘毅及大部官兵陣亡。那位愛說愛笑愛漂亮的女戰士就曾暫住在姥姥家裡，後來戰死在南河邊，是姥姥偷偷地把她的遺體掩埋在楊田墳地，與水草為伍，與流水作伴……血流成河，淚流成河，恨意成河，南河從此不再斷流，聽得見浪花在太陽的呼喚下沸騰流淌的聲音。

立田老舅問我：“槍聲在你姥姥身邊不住地響，為啥子就打不死她呢？”

我搖搖頭，表示不理解。立田老舅說，是黑龍神在保護她！在保護我們！

我把眼睛投向黑龍潭。這條生命的長河，在每一個曲折處，都與水為鄰，有水聲的滋潤，是神的厚愛。黑龍潭，與我讀過的童話《哪吒鬧海》、《大鬧天宮》、《天仙配》有機地結合在一起，成為我童年的童話。我是在無限接近黑龍潭的過程中，理解了童話；在大量流覽童話的過程中，更深一步瞭解了鄉河水，對它的敬畏成了我創作的源泉。我不明白，好端端的南河，為什麼每次都與村裡的大事記交錯在一起？古老的南河，為什麼有時候竟是那麼魯莽？大地主杜進和就是在黑龍潭被執行槍決的。那個投誠共產黨的國民黨縣長杜先年每次挨批鬥，紅衛兵小將都齊聲高呼：把反革命分子杜先年扔進黑龍潭裡喂王八！讓他世世代代做王八！

那聲浪傳了很遠很遠，也傳了很久很久...我的處女作就是《蘆葦蕩》。我不住地寫它時而張揚時而憂傷時而偏執時而婉轉時而幼稚的個性；寫它迷人的傳說和歷史的陣痛；寫它永遠也無法征服的桀驁不馴。

無邊無際的蘆葦蕩，藏匿我無數的快樂，嚮往，疑惑，和不安。

更多的時候，我們會背著大人，一頭鑽進水裡，做瞬間的“消亡”。

那河裡的淤泥經常被我們用來改變身份。糊成泥娃娃，糊成美猴王，糊成老妖怪，糊成地主婆.....現在想來，那時的淤泥不但可以治皮膚病，而且還可以養顏美容，肥沃土地，它是大自然賜給我們鄉村的福利。

當然，那河水也吞走了我最好的夥伴劉根。

劉根一家祖上三代單傳。劉根就成了劉家的命根子。劉根的爺爺請來風水先生，擇良辰吉時，為他命名，讓他扮女兒相，就是想把劉家的根永續下去。父母對劉根的嚴酷，也讓他接觸了比同齡孩子多得多的知識。他只有到立田老舅那裡去才不受干涉，他也學成了愛講古精的癖好，他多次說到烏鴉，許多小夥伴都嚇跑了。是他講的《老鼠嫁女》、《烏鴉喝水》才穩住了陣腳。

一次，我和劉根放牛，學烏鴉，偷偷舔了涼涼的河水，沒味，就乾脆喝個夠，拉了兩天的稀，翻江倒海地難受。外婆愁眉苦臉，說，這河曾淹死一個不守婦道的女人，可能是她“說”了你。外婆一邊燒香拜佛，祈福禳災，一邊說劉根的不是，說他是個人幌子。

在今天看來，那就是一個詛咒。

幼小的我就對黑龍潭產生了恐懼和憎恨。在河邊傾下了我最不精貴的尿液。

等到上學的時候，劉根和我同桌，共用一塊橡皮。老師罵我不守課堂紀律、是個不成器的東西的時候，惟獨劉根對我投以同情的目光。每次考試，劉根總拿第一，劉根的父母對他也是寵愛有加。劉根只要生病了，他們一定會請來風水先生為他念經誦佛，吸引許多小夥伴前來觀瞻，嬉笑打鬧。還有許多“大師”來為他家看地基、改門庭、布卦陣，每次都搞得劉根狼狽不堪。這時，我就會和他站在一起，只要他好了，就會偷偷地和我一起出去玩耍。他在父母的嚴護下，沒有機會學會游泳，但他常會呆呆地看我在水裡恣意嬉鬧的野蠻樣子。

每到夏夜，他借到老師家學習的機會，和我一起，打著手電筒在河邊撿剛出土的蟬蟲，這小東西盔硬甲厚，握在手裡，抓得

人手心癢癢。我倆頭碰頭，就著昏黃的燈光，等待著金蟬蛻殼的全過程。劉根瞪著女人似的大眼睛，問我蟬蛻皮疼嗎？我非常幸福地答道：疼！他還問：那為啥不出血？蟬沒有血！我點頭道。那……那它會死嗎？他喜歡問這些不著邊際的問題，有時搞得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。不會。我拉長了聲音說。我們盯著蟬，等待它蛻皮的表演。可我倆都熬不住，等我們醒來的時候，就聽到柳樹上多了嘹亮的蟬鳴聲。當然，劉根得到了父母的格外“照顧”，第二天，一放學，他就長時間跪在了料姜石上……嚇得我再也不敢找他玩，而他總會偷偷地跑出來，敲我的窗戶，湊到跟前，悄悄地耳語：我沒有出賣你。而後，我們就又歡快地“撒野”。

最得意的時候，就是放學後劉根陪我一起去抓螃蟹。在河邊，掀開亂草，就能看到河邊一個個扁圓的洞口，只三下兩下，就能扒開個口子，把那八隻腳的怪物揪出魔穴。有時不小心還會被那傢伙咬住，劉根這時表現得特別勇敢，他用竹竿一下子就能制服螃蟹，而後用嘴為我療傷。那時，我感覺自己就是一塊閃閃發光的石子，唯有光的暖了。

不久，劉根不見了。一個放牛娃說，他親眼看見劉根從倒掛松下跳進了黑龍潭。人們開始四處尋找，開始用魚網在水裡打撈。折騰到太陽落西，也沒有一點跡象。第三天夜裡。我在睡夢中被一人搖醒。他說他是劉根。我又驚又喜：“你不是……”他不露聲色地笑笑：“不會的。”我問：“你到哪裡去了？”他答：“龍洞。”我大驚：“？”他媚笑：“裡面有九九八十一個宮殿，還有織女姐姐，她讓我給牛郎哥哥捎信呢……”我結結巴巴：“你……你領我瞧瞧吧。”我欲伸手抓他，一骨碌掉下了床。我怔醒了。

以後又作了幾個類似的夢。

我覺得，這正是一種靈驗。我不知道向來逆來順受、乖巧聽話、不會游泳的劉根為什麼來了那麼大的勇氣？為什麼會別我而去？難道他羽化成仙了嗎？但我沒有向任何一個人透露我的心跡。望著那只被驅趕的烏鴉，我覺得自己十分孤獨和無助。外婆說，你病了，是那個短命的鬼“說”你了。我悽楚地搖搖頭，又點點頭。

後來，我聽說那個不守婦道的投河女人，就是劉根最愛的小姑，因為一個城裡男人的拋棄，她做了自己最大的選擇。塵土復歸塵土，河流流向河流。

後來，我到城裡念書去了。外婆和許多鄉親也相繼安詳富足地葬于楊田墳地。前世和睦也罷，怨恨也罷，他們又先後聚集在南河，開始了新的生活。一些故事，模糊在雨水裡。

南河靜流，好像一直流下去，時光就到了盡頭。它在用滿目蔥蘢和無聲消失，接納著我靈魂的朝拜。我不知道劉根究竟是出走了還是真死了？這麼多年再也沒有看到他，這麼多年一直在念叨他。

月圓，月缺，大成若缺。圓滿原在殘缺中。這麼多年，我喜歡上了旅行，不是為了逃避南河，也不是為了遺忘南河，而是為了想洗滌自己的身體與靈魂的孤獨。

一百年很孤獨，一百年的河流老得直不起身。一百年的村莊死了幾回，活了幾回。

烏鴉不死，身上佩戴雨聲，它的叫聲穿越崗地，像衝鋒的戰士，順著蘆葦梢往上爬。更多時候，我聽到的是，它在和空曠交談。我猜想，只有蘆葦才有這種空曠。這種禪意。

蒼龍，白虎，朱雀，玄武，天之四靈，以正四方。我家在縣城西北，有河流經，當屬玄武。不知道從何時起，祖先的墳墓都朝一個方向——東南方的縣城。這是習慣，亦是風俗，更是信仰。信仰能過上城市人的生活，為此，有許多像劉根一樣的出走，消失，和死亡；為此，在鄉村還能經常看到，那占卦的雞血灑了一路，香上三柱，跪於蒲團，端手靜候，一切重新彩排。

過去的南河，現在看來，只不過是一個有個性有缺點的小河溝罷了。我不知道小時候為什麼那麼神秘，說它四十八裡寬？為什麼那麼多神秘今天還在南河遊走，無邊無際？誰能給我畫筆，畫出南河的明天？夕陽西下，大地渾圓，蒼勁，靜謐，避世，獨善，有著天堂般的色彩，多像一位聖人，脫去人間俗衣，微閉雙眼；那流動的雲，就是一條多情的河流，調動了我出發的積極性。有很多時候，一個人選擇行走，不是因為欲望，也並非因為誘惑，他僅僅只是聽到了自己內心的聲音，玄武水聲。

請記住，不要走得太快了，要等一等和你一起行走的故鄉哦！

牛合群：中國作協會員，湖北省襄陽市作家協會主席。先後在《人民日報》《中國青年報》《作家文摘》《星星》《中國詩歌》《散文》《散文選刊》《散文詩》《中國散文詩》《散文詩世界》《千島日報》（印尼）等報刊發表作品 400 多萬字，入選《當代漢詩》《中國散文詩》《湖北文學》等不同年度選本。獲光明日報“我的文化年”徵文三等獎、鞏義杯國際文學大賽銅獎、《星星詩刊》主辦“錦繡鄰水杯”全國散文詩大賽三等獎、孟浩然文學獎、湖北省 2016 年度文藝創新工作先進個人等獎項。出版散文詩集《半山》《一朵頂天》《千秋成珀》《十萬響頭》被國家圖書館收藏。